

结婚进行曲

THE MELODY OF WEDDING

ZHAOZHAO WORKS

赵赵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结婚进行曲

THE MELODY OF WEDDING

ZHAOZHAO WORKS

赵赵◎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结婚进行曲 / 赵赵.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5354 - 3570 - 5

I. 结...

II. 赵...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0393 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 波

责任编辑: 陈 曦 张 维

装帧设计: 余一梅

媒体运营: 赵 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 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电话: 027 - 87679301
地 址	长江文艺出版社	传真: 027 - 87679300
邮 编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 - 11 楼	
发 行	430070	
电 话	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地 址	010 - 58678881	传真: 010 - 58677346
邮 编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印 刷	100028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125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97 千字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58678881)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你是否能够告诉我
怎样才能忘掉你
说什么话做什么事
说多少话做多少事
才能够不再爱你
每天每时
无论顺境或逆境
永不再想起你
节日里，不再为你祝福
灾难时，不再祈求你的关怀
永远，不再与你并肩
走过街巷，旷野
走过祖先的墓地
哪怕仰望日出之前的天空
也永不会感觉悲凉
夜晚，独自睡眠永远不感孤闷
白昼，一个人守着炉火永远甘于寂寞
永远像一只鸟
在成千上万只鸟当中
无奈地飞翔

1

其实这件事姚翔本来是这么想的。

买房，当然是为了结婚。结婚，当然是两个人结。两个人结，当然就应该两个人共同支付房款。当然了，男方多承担一点儿是应该的，所以首期他来付，以后在能力允许的条件下，他多付点儿也无所谓。然后呢？

然后作为一个交往了两年多的关系稳定的女友，陆思蔓是不是应该和他一起还贷？！因为她责无旁贷（不是她并没有别的贷款的意思）！因为虽然说不准是什么时候，但他总归是要娶她的，这还用说吗？

但问题就出在还是用说。

陆思蔓在他顶着一头汗一页一页装得煞有介事看购房合同的时候，没事儿人似的拿着那破 LoMo 狂拍不止，自拍够了拍他，30 岁的人了，一身幼齿相。虽然埋首在面前这一堆烂纸里，姚翔还是注意到了有三五个人在用余光瞟她。

姚翔觉得很闹心，又不好意思明说，只好道：“思蔓，坐下歇歇吧……不要拍了。”

“没事儿，我不累。”

这活泼欢快的话语快把姚翔顶死了。

然后陆思蔓就一脸真诚地递出了那条滋滋冒着火花的导火索，“这是你人生中多么大的事件啊，我得帮你记录下来——我在现场！你紧张什么啊？现在还不是紧张的时候，将来每个月你都会有段儿紧张的日子，万一你要失业了就更惨了，还不上钱，房子被银行收走，前面的月供都白还了，你说你多惨……”

然后姚翔就在旁人强忍狂笑的表情中一把扯过陆思蔓跌跌撞撞地走出了业务大厅。

2

问题就在这里——谁的人生？

“你的人生啊，多好啊。”陆思蔓竟然还笑了，“你现在也算是有车有房小中产了。”

姚翔脸上一阵儿发青，似乎有百般委屈地看向周围看向远方，缓缓道：“我以为……是我们的人生。”

思蔓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并没看见人生的样子。纳闷儿地回过头，接到姚翔哀怨的眼神，“我以为……你会和我一起负担这个房子。”

“为什么啊？”思蔓这句话问得干脆利落，宛如小嘴巴轻快地抽在姚翔脸上，姚翔的声音马上提高了，“难！道！你！不！住！吗？！”

就是这样。

3

陆思蔓醒过闷儿来，脸上有点儿挂不住，半天，不高兴地问：“这话什么意思？你房子写我名儿吗？要写的话我就和你一块儿还。”

姚翔给气得张口结舌，没想到天上掉下偌大一个问题——写两个人的名字？为什么？她出的钱会有自己多吗？要是真离了怎么扯得清楚？要不要做婚前财产公证？当然表面上读不到这么多心理活动，他只正义凛然地问：“你看不出这房子我不是给自己买的吗？！”

“看不出。”

姚翔咽了口气，劝告自己做人要 calm down，尽量不挑起争端，“如果我一个人的话，现在租房住不是也挺好的？我反正自己吃饱全家不饿，一个人怎么住都无所谓……”

思蔓迅速打断他，禁止他再胡言乱语下去，“你别跟恩典我似的，你拎拎清好伐？我现在跟你没名没分的，你跟我说不着这个。别瞧见我人老实就可着劲儿欺负我。我老实归老实，可我不傻。”

姚翔爆发了，喝道：“我早就看出来！你就没存着和我一直好下去的心！我就算向你求婚又怎么样？你肯定也不答应啊！”

“嗨，”陆思蔓马上摆出“少来这套”的架势，在姚翔的幻觉里她已经像北京胡同大娘们儿一样叉上了腰，“你怎么回事？你不但不向我求婚还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你求婚了吗就说我不答应？！别说没结婚，就是结了婚也应该男的供房啊！天经地义啊！”

姚翔的血直往光头上涌，拿出了轻易不露的强悍，“那你说怎么样？我现在就向你求婚了怎么样吧？”



陆思蔓也气疯了，有这么求婚的吗？搁谁谁答应啊？！

“怎么样嘛？！我就是求婚了，你答应不答应吧？”

陆思蔓就不明白这上海人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呢？和北京女的斗什么嘴啊？找废吗不是？！她娇喝一声：“又不是我娶你——！”

雷在姚翔头顶炸响。

“既然是你娶我就应该把一切条件都准备好！”

4

房子还是买了。姚翔要面子，既然来了，既然合同看了八遍了，不签让人笑话。陆思蔓的账可以慢慢算，反正她大闲人一个，一时半会儿跑不了。

但他真咽不下这口气：自己这是图什么呢？向北京人求婚还这么不被尊重，北京人原来比上海人还斤斤计较。结婚又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为什么陆思蔓在旁边像个甩手掌柜？像和她全无关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他一个人背债？

他问了业务员，能不能在房主那写上俩人的名字，天知道这头业务员估计也 made in Beijing，竟说：“现在国家还没有允许这样做，但既然你们有分歧，可以这样，我就是建议一下啊，你们可以先去结婚，结了婚再买房子，就算婚后共同财产了，这样两个人一起还房贷就名正言顺，万一哪天离了婚，也有这位小姐的一半，就不亏了。”

这下两人都不高兴了，他们之间有分歧，那是两人自家的事，怎么轮得着这头业务员红口白牙地咒他们呢？他们齐声反击，“离婚？我们还没结呢！”

阵线在人前迅速统一后，人后迅速瓦解。在姚翔那辆开了七年的破“桑塔纳”上，陆思蔓郑重其事地要给他上一课——男人没房是没资格求婚的。但姚翔似乎已经不记得一个小时前自己说过的话，气急败坏地反问：“谁向你求婚了？”

思蔓一愣，“刚才在售楼处外边，你不是说要和我结婚吗？”

姚翔记起来了，当时自己话赶话地非常不像个样子地问过陆思蔓要不要嫁他，这和他想象中向陆思蔓求婚的烛光鲜花从蛋糕里抠出戒指后的眼泪汪汪相差甚远。但他总要挣点儿面子，强词夺理，“我难道不是为了挽救你吗？你不是就想要赶紧摆脱你万恶的旧家庭吗？你我之间，难道不是你更想结婚吗？”

思蔓马上急了，“我家庭怎么万恶了？你家庭才万恶呢！”

“不要互相泼脏水，这样子说话很没有意思。你家庭怎么不万恶呢？我说句不敬的话你不要生气啊，你妈妈，年轻的时候跳舞，就觉得自己是天仙，自己生的孩子也是天仙，可是——吗？改不了的八字脚，好像八字脚多么高雅似的，其实她高雅吗？充其量是个跑龙套的——《天鹅湖》里一只鹅，《吉赛尔》里一只鬼，最多在《红色娘子军》的最后一排挥挥大刀……”

“你停车！你太恶毒了。”陆思蔓两眼发直，要从座位上穿车而起。

“我才不要停车我说得正痛快！”姚翔探头看看左前方果然有个监视器，说，“在这里停车不行的，这里有监视器，会被罚款的。”

思蔓在那头已经开始掰车锁，姚翔手疾眼快用中控把车锁“啪”一

声落下，接着过嘴瘾，“你那个弟弟，简直是传奇人物嘛，出家当过道士，下海卖过假药，五子棋下到五段，超市关门两个，当导游骗过外国人的钱，现在又整天在家里躺着想怎么咸鱼翻身……”

“姚翔！姚翔！我要下车！”

“……你家里就你爸爸还正常一点儿，为什么？懦弱嘛，我们南方男人都不会那样没血性的。最后说说你，你看看你，整天说自己有气质，还不是因为长得不灵光？长得灵光的谁会说自己有气质？只会拉大提琴，乐团里一个月没一次演出，只好白天在酒店拉，晚上在酒吧拉，为什么不直接饿死算了？你倒想和我一起还贷款，你拿什么还呢？你不是就等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今天就活活活到30岁了，生怕自己嫁不出去……”

思蔓突然不闹了，在座位上平静地说：“可我有头发。”

说得正来劲的姚翔被这话噎得登时直翻白眼儿，半天才缓过来，“如果有头发，还轮得着你吗？”

陆思蔓二话不说，掰开自己那侧的车锁，纵身跃向了大马路。姚翔吓坏了，难道她要把生日和忌日弄成同一天吗？他一边大喊着“思蔓”，一边减速停向路边。可陆思蔓不但腿脚稳健地落了地，还迅速上了一辆出租车，大模大样地从他身边开了过去。旁边的司机们似乎都在笑话他，他真受不了这个，狠狠地砸了方向盘一拳。

但不管怎么说，陆思蔓仓惶逃窜，这场嘴仗，上海人完胜。

6

上班时不应该溜出去办私事，否则会死得很惨。可惜姚翔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太迟了——因为上午出去签购房合同，公司新招的这批业

务员被几个经理迅速瓜分，而留给他的，是一朵奇葩。

岳真美出现在姚翔办公室的时候，姚翔首先注意的是她的脚，确切地说是她的鞋。他平生最恨两件事：鞋上落土，和女人的指甲油不洗干净留一块儿块儿的嘎巴儿。岳真美给了他一个惊喜——擦皮鞋的要是遇见她，定收双份儿钱。

真美一张肉脸，两块儿“村儿红”，说话眼含惊诧，像个怯生生的怀春少女。她在姚翔拿不准是不相信自己眼睛还是要把一双眼睛戳瞎的犹豫中陪着笑自我介绍，“我叫岳真美，来自西北，是您的徒弟，已经等您两个多小时了。”

姚翔在这句话结束的时候已经作了一个决定。十分钟后，全公司的人都看见他亲切地往外推着真美，而真美一脸感激地问：“沙河镇在什么地方？”

姚翔耐心地解释：“一直往北，一直……”手疾眼快去按电梯。

真美默念：“一直往北，一直……沙河镇。”

“对，你真聪明。”姚翔从玻璃看见身后的小江一等人正看着他们狂笑。

真美有点儿崇拜地问：“师傅，听说您是公司销售额最多的？我觉得我很幸运能给您当徒弟，在您的培养下我一定可以做出一番成绩。那我什么时候能回来做销售啊？”

姚翔忙不迭往电梯里推她，嘴里敷衍：“很快，很快。你总要把我们所有产品的型号和功能倒背如流才行啊。”

“马桶还有什么功能？不就是大小使用的吗？”

奥尔公司的老总方晴四十来岁，微胖，风韵犹存，有时严肃有时撒娇，用小江的话说，就是青春期过长更年期提前又天天都像在生理期的单身中年女强人，因为明显的内分泌失调，她脾气相当莫测，公司上下只买姚翔的账，在他面前如一朵温顺的老花。小江常向姚翔讨教降服老方全攻略，姚翔的答案倒也简单，一个字：夸！无情地夸！夸她漂亮，夸她不但漂亮还能干，夸她怎么这么漂亮能干弄得人家男的都没谁配得上她只好把她晾在那里了，听得小江每每仰天长叹。

姚翔带着风声推门进了总裁室，脸上还带些假天真。方总看见他装模作样气喘吁吁的样子心头很爽，慈爱里掺着疼爱还有种说不清楚的爱，问道：“就这么两步路，跑什么啊？”

“您找我肯定是急事，我不敢怠慢。”

方总假装不开心，“听说你对我给你选的徒弟很不满意啊？”

姚翔眼都不眨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谁造的谣？”

“那你怎么让她去看仓库了？”

“我是严丝合缝地按照当年您培训我们的方法来培训她的啊！当年我也去看过仓库啊。”姚翔一脸无辜地回答。

方总一笑，反正找他也不为这事，且放过一边。

“姚翔，你去过非洲吗？”

这语气和语境令姚翔眼前顿时浮现赵忠祥配音版《动物世界》画面。母狮。他摇头。

“你别看咱们公司代理的是非洲品牌的洁具，可我也没去过呢。”方

总起身走到他身边，手搭在他肩上。姚翔顿觉肩膀一片发麻，脸上却摆出小绵羊般十分受用的样子。

“听说非洲还不错，有几个野生动物园特别好玩，尤其在草原上看落日，美极了……总部请我下个月去非洲开会……”

“哇好啊，”姚翔惊叫，“到那儿您就是白人了。”

方总打了个磕巴儿，弄不清他是捧她还是讽刺她，“我倒不争那个，其实就是去玩。”

“哇好啊，以后我们去非洲都得先向您请教了，可公司怎么能离得开您呢？”姚翔虚情假意地表达着不舍，谁知方总轻描淡写地说：“不用，向你自己请教就行，你和我一起去。”

姚翔不“哇”了。

方总表示这是她好不容易给他争的名额，反正俩人关系好，他就不用谢了。可姚翔脑子里想起的是他的大学同学小嵇去非洲，刚下飞机被蚊子叮了，死了，去的时候是个活人，回来就是骨灰盒了。他觉得天旋地转，结巴起来，“可是，可是，可是方总，我下……下个月结婚。”

声音很小，但在小办公室里，也足以清清楚楚。一阵安静过后，方总意识到自己的胳膊还僵在姚翔肩膀上，她费劲地搬了下来，回到自己座位上，看着他勉强地笑着问：“下个月？还是下下个月？”

姚翔想到自己的结婚对象还不知道这件事，拖一个月是一个月，答：“下下个月。”

方总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利，像不锈钢叉子从盘子上划过，“我怎么不知道你要结婚了？跟谁呀？”

姚翔信口胡说道：“结婚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没什么可宣传的，我觉得低调一点儿比较好，省得大家还要破费。”方总的目光非常深邃，

不知道在想什么，这让姚翔心里很没底，补了一句，“是个拉大提琴的。”

叉子又一次划过，“哟，高雅啊。”

姚翔连忙否认：“哪里，没有。”

然后方总就低头干自己的事了。姚翔想这回惨了，怎么才能挽回她的宠爱呢？结婚？在一个单身高龄女老总面前说自己要结婚，不如直接拿砖头把自己拍死算了，要不然迟早有一天也要被她拍死。

他坐在那儿，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僵了大概有十分钟，终于忍不住轻轻唤了一声：“方总？”

方总惊异地抬起头来，奇怪他怎么还在这里，“没你事了，可以走了。忙去吧。”

姚翔连忙站起来，几乎像太监似的退着出门。方总突然冷若冰霜地问：“新国贸那个单子，谈了三个月了吧？还没签下来？别怪我没提醒你，他们和别的公司也在谈。三个月不开单子，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姚翔尴尬地站在门边，看方总不再理，悻悻关上了门，脑子里怒吼着：陆思蔓！为了你，我付出多少啊？！

8

当看到小江的女徒弟吴小丽后，姚翔更生气了。吴小丽长得相当的不俗，而且小小年纪竟开了一辆 Mini Cooper。姚翔纳闷儿：要说是二奶吧，二奶也不会闲得来卖马桶，虽说是外企卖马桶的；要单纯只是家里有钱，更没理由来卖马桶，这也太自虐了。

吴小丽把公司里的男同事看了个溜儿遍，目光最终落在姚翔身上。这个上海人虽然有点儿傲慢，但风度狠佳，她注意到他今天把岳真美美

去看仓库的时候，都一直替真美开门按电梯。小丽的大学是在上海念的，对南方男人对女人鞍前马后的照顾深深怀念，她知道在这种人手下会过得比较舒服，就有点儿想换到姚翔那组。

可惜她还没来得及表达仰慕，姚翔就被派出所的电话召走了——岳真美实在找不到沙河镇，主动投案了。

姚翔一进派出所的院儿，就感觉所有人都在笑他，他忍住因为饿与怒导致的轻微的胃痛，微笑着向人打听徒弟的下落。还没等人答，就看见真美在走廊的椅子上坐着发呆，嘴边还有一粒米。

“你怎么了岳真美？”

真美抬头见是他，猛地蹿了起来，看架势是要抱他。姚翔可不想当她的亲人，手疾眼快攥住真美的腕子，给予了一个同志般的握手。

“师傅，还是警察好！还给我饭吃。”

屋里出来个老警察，看见这情景，问：“你就是小岳的师傅吧？”

姚翔总不能让外人觉得他是个冷血，他堆起笑容，顺手把真美嘴边的米粒拂掉，对警察点点头，“是，我姓姚，您贵姓？”

他们谁都没注意，就这个小小的动作，岳真美的脸迅速涨得血红，紫葡萄似的大眼睛多情地落在姚翔身上，再也没有移开。从那一刻起，她认定姚翔是她在茫茫京城唯一可信赖的人。很多时候，感情就是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哪怕是无心的。

9

这么一折腾，再加上上午那顿吵的余温尚存，姚翔最终没有出席陆思蔓30岁的生日宴。不过陆思蔓并不寂寞，她有闺蜜呢。



闺蜜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一种动物，当一对男女好的时候，它们起的作用就是慢慢地拆；当一对男女不好的时候，它们起的作用是彻底而快速地拆。不过邪性的是，今天金娜表现得相当善良，她竟然催促思蔓赶紧和姚翔结婚。

事情是这样的，她下午在玉泉路那儿等红绿灯的时候，右边的“富康”司机摇下车窗疯狂地冲她比划，她以为自己的车胎瘪了，遂摇下车窗，那人吼道：“金娜！我是罗青啊！”

这位罗青是金娜小学时代的“同桌的你”，相当早熟，二年级给她塞纸条，四年级就尾随回家。这个人到今天也不算没出息，在一家婚礼杂志当主编，长得也没太走形，眼角眉梢依然全是倾慕。两人聊得还挺热乎，罗青说起他们杂志要办个“超侣大赛”，就是通过各种巧立名目的才艺比赛，选出一对超级情侣，奖品巨丰，不但免费举办婚礼，还送一对白金钻戒，一辆车，和一次蜜月旅行，并联手电视台全程报道，“超侣”还能上杂志封面——基本上是疯了。

金娜向思蔓解释，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杂志促销——大家都来参赛，关注谁最后得了大奖，就都来买杂志。奖品也不是杂志社出，有赞助商呢。这么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编是朋友，表面上走个过场，一分钱不花白赚那么多东西。金娜说她要不是现在没主儿，才不会把机会让给思蔓。

但思蔓并不愿意。这么大的便宜让人觉得不真实，还有，这种抛头露面的事，万一姚翔不愿意配合呢？

金娜骂道：“别扯了！我跟你说我瞧不上姚翔是一回事，但这比赛你要不是跟他结婚，我都不推荐你占这便宜——他那么算计一上海人，一听这个，不用你劝，披荆斩棘就排第一个儿了。”

电视机的蓝光隐隐照在陆家三人组的脸上，思蔓的老妈红书握着遥控器不停换台，旁边两人也没意见，反正也没看进去，各自的小宇宙都在忙各自的。

红书的脸色很不是个样子，她很不高兴自己的女儿在30岁生日这一天不和家里人过，而是到外面野——她知不知道人一辈子只有一次30岁啊？思其倒没想得这么深刻，他琢磨他姐今儿到底吃什么去了呢？肯定吃得倍儿好。这太气人了。

红书看看闲得无聊的儿子，更觉得生活没有指望，忍不住骂道：“你看看咱家，三个人没事干，整天在家大眼瞪小眼，我们是退休了，可你呢，你这正是青壮年出成绩的时候……”

思其才不替思蔓扛这种怒气，他毫不示弱，“我姐也没事干呀，她只不过不爱在家待着，整天在马路上晃悠，要不然咱们四个还可以打打麻将。”

“不要这么说你姐。男人女人的人生目标不同，你姐马上就要结婚了，那她的人生就圆满了。”

陆志刚一看这娘儿俩又吵起来，马上拿了张报纸溜边儿进了厕所，才不要蹚这摊浑水。

思其冷笑，“嫁那上海人？还能圆满？再说那上海人说娶她了吗？他一个卖马桶的，我可没看出来比我强多少。谁听说过呀？非洲马桶，还美其名曰外企的，脑袋也跟马桶似的，十分光滑。我姐好歹也算继承了您的衣钵——她是文艺工作者啊，嫁一卖马桶的？将来卖马桶的在客厅